



## 司马攻杂文语言的风格探析

###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Style in Sima Gong's Miscellaneous Essays

魏皓<sup>1</sup>

WEI HAO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1325624589@qq.com

李寅生<sup>2</sup>

LI YINSHENG

广西大学文学院，中国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lys31199@126.com

Received: 19 May 2025 / Revised: 2 October 2025 / Accepted: 17 December 2025

## 摘要

司马攻的杂文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在泰华文坛占据着独特地位。本研究以司马攻的杂文语言风格为研究对象，选取杂文集《冷热集》与《踏影集》作为具体研究范围，研究问题旨在探究司马攻的杂文语言风格及实现这种语言风格的语言策略。本研究依托辞格理论与接受美学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最终明确司马攻杂文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为简洁明快与幽默风趣。其中，简洁明快的风格主要通过以具象传情达意、以金句凝聚智慧、以俗语阐释哲理、以及于简笔中暗藏深意等策略达成；幽默风趣的风格主要依托夸张变形的笔法、一语双关的机锋、正话反说的巧思、同音错位的妙趣等策略实现。语言作为通达文学作品内核的首要媒介，对司马攻杂文语言风格的系统探析，既有助于揭示他如何以精简笔触叩击生活本质，也有助于洞察其思想是如何在诙谐表达中自然流淌。

**关键词：**司马攻；杂文；语言研究



## ABSTRACT

Sima Gong's essays combine ideological depth with literary value, occupying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Thai-Chinese literary circle. This study takes the linguistic style of Sima Gong's essays as its research object, selecting the essay collections Cold and Hot Essays and Treading Shadows Essays as the specific research scope.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linguistic style of Sima Gong's essays and the linguistic strategies employed to achieve this sty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and ultimately identifies that the linguistic style of Sima Gong's essay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conciseness and liveliness as well as humor and wit. Specifically, the concise and lively style is primarily achieved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conveying emotions and meanings via concrete imagery, condensing wisdom into epigrams, interpreting philosophy with common sayings, and implying profound meanings in succinct writing; the humorous and witty style is mainly realized by means of techniques including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writing, the wit of puns, the ingenuity of irony, and the charm of homophonic wordplay. As the primary medium to access the core of literary work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style of Sima Gong's essays not only helps reveal how he strikes at the essence of life with concise writing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his ideas flow naturally through humorous expressions.

**Key words:** Sima Gong; Miscellaneous Essays; Linguistic Studies

## 引言

泰华作家司马攻是泰华文坛的散文与杂文大家，也是泰华微型小说与闪小说兴起的推动者。司马攻的杂文创作始于 1987 年，彼时其作品陆续发表在《新半岛》的《冷热篇》专栏，随着创作积累，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册，以杂文集的形式相继出版。当前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多聚焦于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向忆秋，2018：107-112）。故目前有关司马攻杂文的研究较少，聚焦在其杂文语言方面的更是凤毛麟角，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基于此，本研究以司马攻的杂文语言风格为研究对象，旨在探析其语言风格特质及实现该特质的语言策略，以期拓宽相关研究视域。泰华作家梦莉认为：“司马攻的杂文少于嬉笑，更没有怒骂。他的杂文非常含蓄，极耐咀嚼。行文轻松风趣，但不流于卑俗化、小丑化”（司马攻，2001：序言）。这一解读既有合理之处，也存有商榷之点。司马攻杂文的语言确实鲜少见之有义愤填膺的怒骂，但却并不缺乏嬉笑元素。他擅长以幽默风趣的委婉表达，于诙谐中暗藏批判锋芒。且

由于司马攻的杂文以“短”著称，故其语言在幽默风趣之外，还兼具简洁明快特点。以下将从上述两点作出阐述。

## 一、司马攻杂文语言的简洁明快

简洁明快的语言是指用最少的文字，传达出尽量准确的观点。简洁不是寡淡，而是“削尽冗繁留清瘦”；明快不是直白，而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鲁迅曾将这种杂文语言称作“寸铁杀人”的文字艺术，以此说明其言简意赅，句短意长的表达效果。司马攻擅写短文，不止他的小说短，他的杂文同样也短，而要在有限的行文内传达出准确观点见解，必然离不开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司马攻语言的简洁明快主要借助四种语言策略：一是以具象表意，化抽象为具体；二是以金句凝智，概括复杂现象；三是以俗语说理，寓深邃于通俗；四是简而不浅，在简洁中见力度。这种简洁明快的语言，不仅杜绝了表达的冗余、晦涩和歧义，还有助于读者快速理解文章内容。

### （一）以具象表意，化抽象为具体

抽象概念由于缺乏具体所指，往往内涵模糊，导致读者理解困难，故而司马攻在创作杂文时，为使抽象的观点落地有声，会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场景或实例，为读者构建可感知、可触摸的具象化体验。

譬如在《应酬界》中，司马攻以隐喻的手法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表达。文章以“应酬界”为切入点，揭示了在功利心态、身份焦虑与社会规训的作用下，社交活动是如何从纯粹的人际互动异化为表演性质的仪式。文末司马攻指出：“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有演戏的，也有看戏的，各种‘界’都出有好演员，而最佳的演员，大多来自应酬界”（司马攻，1990:35）。这一经典隐喻将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简化为大众熟悉的舞台表演场景，表现出天然的具象化优势。

在话语分析理论的视域中，以具象的话语替代抽象的理论表述，可以形成可感知的话语载体，而借助话语载体，不仅有助于降低读者对抽象概念的理解门槛，更能通过话语框架的搭建促使观点自然落地。司马攻在该文中便体现出这一点。首先，司马攻以“舞台”作比，为“社会互动”这一抽象概念提供了可感知的具象载体。当“演戏”与“看戏”替代了抽象的“社会参与”，读者自然能联想到宴会、会议等具体场景中致辞者、陪客、听众等鲜活形象。

其次“演员”的比喻精准呼应了前文所述的应酬行为。应酬者们迎来送往、演讲致词、笑口常开的行为表现，本质上都是精心设计的“社交表演”。在这一隐喻里，演员的职业技能与应酬者的专业素养形成微妙映射，使抽象的社交能力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演技。譬如演员的台词对应了应酬中的套话；演员的肢体表演对应了应酬者的得体举止；演员的情绪管理对应了应酬中始终维持的热情态度。而“好演员”的评价标准，如熟练度、感染力、代入感等，又将“应酬技巧高低”这一抽象判断悄悄置换为观众对“演技好坏”的直观理解。

最后，“最佳的演员，大多来自应酬界”，这句话通过对演员等级的简笔勾勒，揭示了应酬界中社交表演的高频度与高难度。文章以递进式句法，从全景舞台到具体角色，再到对“最佳演员”

的特写，每一步都用短句快速切换画面，每一步都用具体意象承接抽象内涵，这样的语言既契合了“简洁明快”的风格定位，又高效传递出应酬被异化的核心观点。

## （二）以金句凝智，概括复杂现象

在杂文中用短句或短语来概括复杂现象，也被称作“金句效应”。这类语言表达通常既具思想的锐度，又有形式的张力，因此视为一种智慧的凝结。在《尊古法制》中，司马攻便以“金句”的方式，批判了中医领域盲目守旧而不能与时俱进的现象。他在文末指出：“尊古法制！永远的尊下去，古下去，法下去！制出来的药物虽然好，但可能不是最好”（司马攻，2001:129）。文中这句话兼具语言形式的张力建构和思想内涵的辩证表达，形成了杂文的“金句效应”。这种“金句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句式结构；二是逻辑张力；三是思想内核。

从句式结构的使用看，司马攻选择以排比句式的重复，制造反讽的冲击感。文中所批判的“尊古法制”是指盲目尊崇古代的医药方法，将“古老”等同于“最优”，拒绝革新。这句表述中“尊下去，古下去，法下去”的排比式重复，彰显了“尊古法制”的机械性与教条化，在语言形式上将“盲目守旧”的荒谬感推向极致。且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强调，而是通过节奏的递进，暗讽守旧者将“尊古”异化为一种僵化的行为模式。

从逻辑张力看，司马攻在“肯定”与“否定”间制造出思辨空间。“金句”的力量不在于绝对化的断言，而在于是否能制造开放性的思考空间。故而司马攻前半句以夸张的语气捧杀保守派，后半句又以“不是最好”来刺破“古方万能论”，这一先抑后扬的表达形式迫使读者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可能”一词作为留有余地的理性克制，也让司马攻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从思想内核看，司马攻以矛盾悖论的方式，倒逼读者反思“尊古法制”的适用边界。这句话本质上是一个矛盾命题，若“尊古法制”绝对正确，又为何可能不是最好？这种逻辑矛盾恰恰揭露了保守主义的内在缺陷：忽视医学的动态发展，将过去的有效性等同于永恒的最优解。“好”与“最好”的差异，暗含了司马攻对创新必要性的呼吁：传统医药是历史馈赠的好，但止步于“好”会导致发展停滞，只有在“尊古”基础上革新，才能追求“更好”“最好”。这种“阶梯式”的价值判断正是金句超越普通论述，产生持久影响力的关键。

## （三）以俗语说理，寓深邃于通俗

在司马攻的杂文创作中，口语、俗语、谚语乃至大白话俯拾皆是，但这些看似质朴的语言，绝非意味着文本的浅白，抑或文学底蕴的匮乏，而是他刻意规避生僻词汇与专业术语的匠心独运。为使语言简洁易懂、贴近生活，司马攻选择以鲜活的日常用语为载体，借口语化表达将道理淬炼成尖，从而实现俗语与锐见共舞，烟火气里藏锋芒的表达效果。

以《宋干和宋江》为例，文中展现了司马攻是如何运用俗语和口语化造词的方式，将深邃的观点寓于通俗的表达之中。文章讲述了司马攻参加朋友聚会时，聚会上的一位“才子”提出一个荒谬论断，他说因潮语中“干”和“江”的发音相同，所以泰国的宋干节源于宋江。面对这一牵强附会



的观点，众人据理力争，但都抵不过这位“才子”的胡搅蛮缠。最终司马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孔子筑堤”的荒诞虚构回应这位“才子”的牵强附会，使“才子”哑口无言。司马攻对此写到：“俗语说：‘三个会说，敌不过一个胡说。’如果要跟胡说的人说话，也得胡说。这叫做‘以胡制胡’”（司马攻，2001:161）。

这句话中的深入浅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俗语表达的自然融入。文中“三个会说，敌不过一个胡说”是对民间俗语的直接引用，这一俗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在非理性沟通中，如果对方无视事实、胡搅蛮缠，那么正常的逻辑辩论往往会难以奏效，甚至会被其荒谬的逻辑带偏节奏。

其二是自创词汇的戏谑表达。文中的“以胡制胡”是典型的口语化造词，这种临时拼凑的“术语”既带着即兴创作的鲜活感，又并非严谨的概念定义，故而使文字的表达充满口语的随意性和趣味性。

其三是以日常词汇替代“学术腔”。在用词方面，司马攻摒弃了“善辩”“谬论”此类书面形式的文雅表述，而是采用“会说”“胡说”等日常口语词汇，使语言表述更贴近日常交流场景。此外，在选择解释性短语上，司马攻以“这叫做”替换了书面语中的“即”“所谓”等稍显正式的衔接词，进一步强化了表达的口语性。

总之，司马攻通过俗语打底和口语解释的方式，将抽象的辩论策略转化为市井智慧的表达，如此既让道理贴近生活经验，又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秒懂其逻辑。这一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用最通俗简洁的语言，实现了最精准的表意和最强的幽默效果。

#### （四）简而不浅，在简洁中见力度

杂文语言的简洁不是简单，而是指用精准的语言承载深邃的思想，表现出“一剑封喉”的批判力。故而要分析一篇杂文的语言是否简而不浅，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语言形式是否高度凝练；二是思想内涵是否富有深度。这类语言往往看似用字极简、句式平直，但却能在有限的文字中嵌套着对现象、本质、矛盾的深度思考，彰显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

譬如在司马攻的《诗是什么》一文中，文章开篇写到：“古往今来有很多的诗人，他们的诗有的是情，而为人却是绝情的”（司马攻，1990:78）。这句话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揭示了诗中情感与诗人真实情感间可能存在反差，不应片面地根据诗歌来评判诗人的人品和情感特质。统观全文，该句不仅发挥着核心论点的立骨作用，还彰显出司马攻语言的简而不浅。从语言形式看，这句话的“简”体现在以减法艺术实现了信息密度的最大化。全句不含标点符号仅 26 个字，以转折复句加判断句的结构，剔除了一切修饰性词语。句中无冗长的状语，仅用“古往今来”四个字压缩时空，既点明了现象的历史性，又规避了拖沓。此外，司马攻用“有的是情”与“绝情”形成无复杂修饰的二元对立，“情”字的复现表现出文字语义的张力。且“有情”与“绝情”都是十分日常的词汇，这样的口语化表述凸显了“以常语显奇思”的表达智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虽然看似简洁明快，但实则暗藏多层思考维度，有着简而不浅的特征。

其一它揭示了现象的矛盾性，提出了对艺术真实性与人格真实性关系的思考。通常人们都认为“诗人”是“多情”的，但司马攻却指出了其中矛盾：有的诗人虽然诗很深情，但为人却寡情。就如下文他所列举的唐代诗人李益，李益的诗写过痴语、苦语、愁语、无可奈何语，一代歌姬霍小玉更是因为李益诗中的情真意切而爱上他，但最终李益却辜负了霍小玉，并抛弃了她。例证中诗与人的割裂，强烈冲击了“诗如其人”的传统认知。

其二它体现在司马攻的用词精准。文中司马攻选择使用“绝情”一词，而非“无情”，是因为相较于“无情”，“绝情”更具情感色彩。“绝”字有“彻底、决绝”之意，还暗指了诗人在情感关系中的主动背叛，就如李益对霍小玉的抛弃一般。故而司马攻对“绝情”的使用不仅精准，还绵里藏针地暗含批判之意。

其三它将普遍性与典型性作出了统一。通常简洁明快的语言要求用词要确切，尤其是在数量词上应杜绝模糊，但在该句中司马攻却选择了“很多”这样一个概念模糊的词。不过，此处的“很多”虽看似模糊，实则暗藏逻辑的严谨。因为“很多”一词放在这里既避免了以偏概全，强调了并非所有诗人都绝情，又指出绝情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暗示后文李益的案例不是一个孤例，是众多例证中的典型。如此既保证了观点的包容性，又凸显了思考的严谨性。

## 二、司马攻杂文语言的幽默风趣

杂文的幽默是“智性幽默”，这种幽默表现为文字既充满趣味，又暗含深意，于笑声中传递思考，于轻松中暗藏锋芒。幽默风趣的语言往往将深刻的道理融于委婉含蓄的调侃中，以此避免直接说教带来的生硬感。司马攻杂文语言的幽默风趣主要辅以四种语言策略：一是夸张变形，通过放大或扭曲事物制造荒诞效果；二是一语双关，通过在同一词语中构建多重语义关联，引发读者联想；三是正话反说，以表面褒扬实则贬斥的方式强化讽刺力度；四是同音错位，利用谐音制造语言的喜剧效果。司马攻凭借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将幽默元素与思想深度熔于一体，让杂文在充满风趣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思考。

### （一）以夸张变形，制造荒诞效果

幽默的本质是打破常规逻辑，通过语言“错位”形成反差感。譬如在《轮回之说》中，司马攻借助夸张的语言，放大事物的特征和逻辑，使其变形超出常理，从而产生强烈的荒诞效果。文章写到：

小时候在故乡，每当年头八节，便有人在巷头巷尾杀鸡杀鸭。一些吃素的女人见到了，便念起：“南无阿弥陀佛”来。并且连声说着：“积恶、积恶！”她们又说：做人不可杀生！杀鸡杀鸭，后世会变鸡变鸭。

现在想起来，实是可笑。这样的轮回，杀鸡杀鸭的，来生要出世作鸡鸭？那么后世要再做个万物之灵的人，就得杀人了！

要做个称心如意的人，就必须杀个他现在最羡慕的人。莫怪美国总统有很多位被暗杀于任中！这些暗杀者，就想后世出生来做个总统吧！

鬼倒是没有人敢去杀他的了，因为杀鬼要变作鬼。莫怪世上鬼这么多，这点倒有个证据，因为那位专门捉鬼、杀鬼、吃鬼的钟馗，现在仍是个鬼。他是个永远的鬼头人。（司马攻，2001:96）

根据修辞学中的辞格理论，“夸张变形”属于形象变异类辞格，是夸张辞格的延伸，这种辞格不追求真实的复刻，而是聚焦于事物的核心特质，将其极致化呈现，以方便读者快速捕捉表达重点。文中司马攻通过极端化的推理，将吃素女人的话语逻辑进行放大，制造出一种逻辑错位。吃素的女人说：“做人不可杀生！杀鸡杀鸭，后世会变鸡变鸭”，这一观点暗含的逻辑是：杀生就会轮回转世为被杀之物。那么若依照这一看似自洽的逻辑去推理，想要转生成人就非得杀人不可。这样荒谬的结论显然有悖于人们的常规思维。且为强化戏谑讽刺的力度，司马攻还构建了两组极具张力的对照案例。一是以杀手暗杀美国总统的现实案例反向诘问，若遵循封建轮回逻辑，暗杀者是否应当转世为美国总统？这种将严肃现实与荒诞逻辑并置的手法，辛辣嘲讽了封建迷信的荒谬。二是以传统神话人物钟馗为例指出，钟馗作为“鬼王”倒是专司捉鬼、杀鬼、吃鬼，那么按照上述逻辑推理，钟馗永远为鬼倒也“合理”，可这个“合理”却是建立在虚构的传说基础上，如此反而更表明封建迷信理论根基的脆弱与可笑。

## （二）以一语双关，关联多重语义

“一语双关”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让一句话同时表达两层意思，形成“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趣味。以《味道长存》为例，司马攻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探讨了“录味”这一奇特设想，并借此讽刺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文中写到：

现在要把一个人的容貌举止，音韵声调，永远的保留下来，是很容易的事。“功德”厅里挂着的卷轴：“音容宛在”，也真正的实现了。但是对于味道这一门，尚未能把它记录下来，作长久的保存，这算是科学上的一个弱点吧！

如果能做到音、容、味，三般都宛在，那就更好、更省事了。因为有一些人，生前有着不佳的味道，被人称作“臭人”的，死后便会真正的“遗臭万年”。人们也就无须多花时间去研究这些臭人的生平，去看看他的史略。只要见到他的相片，或记录片，闻一下原味，就知道他们是好人或是臭人。臭到有多少的臭！

不过，将来真的有录味机的出现，相片有味，电影电视也有味，那么在欣赏时就要多备一个口罩，以免被臭味闷死。（司马攻，2001:42）

在辞格理论中，一语双关属于语义关联类辞格，其核心是利用语言的多义性或关联性，使词语的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形成呼应，从而让一句话承载双重含义。这一辞格的表层语义往往直白易懂，但深层语义却暗藏机锋，读者可以在解读双重语义的过程中获得认知乐趣。如这段话中的“臭人”一词便具有一语双关之意，司马攻将表层的“气味”与深层的“道德评价”相互关联，使“死后遗臭万年”与“生前有着不佳的味道”两句话间形成语义双关。且独具匠心的是，“遗臭万年”本是抽象的道德评价，但此处司马攻却将其化作具象的嗅觉体验，而本是作为具体感受的“不佳的味道”，在这里却代指抽象的道德评价。语义双关的反化运用也体现出司马攻创作的与众不同。不过，虽然

一个是具象的嗅觉体验，一个是抽象的道德评判，但二者在“臭味”意象上却形成合流，彰显出字面滑稽加隐喻讽刺的双重幽默。

此外，司马攻的“录味”设想是以“味道”为切入点构建语义双关，这虽看似荒诞，实则极为精妙。相较于可视可听的“音容”，“味道”更能暴露出人物最真实的状态。“音容”作为可表演的外在形象很容易被伪造，如相片中的微笑、纪录片里的慷慨陈词，人们往往很难通过样貌或声音去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味道”作为无法伪装的内在属性是较难被刻意修饰的，因此司马攻利用“味道”的这一特性，以“味道”暗指未经粉饰的人性本真，使“录味”成为可能，实现闻其味而知其德。

总之，司马攻通过“味道”在具象层面与抽象层面的双重所指，故意模糊了生理与道德的边界，制造出“现象”关联“本质”的认知等式。

### （三）以正话反说，强化讽刺力度

“正话反说”是通过表面上表达与真实意图相反的话语，来制造出更强烈的讽刺和幽默效果。在《看医生》一文中，司马攻借助正话反说的语言幽默，揭露了本应作为守护健康的医疗行业，如今却被异化为逐利的生意。文中写到：

这里的医生大多数是“沉默寡言”，他们不向病人多看，更不满病人向他多问。尤其是那些大牌医生，他们生意旺盛，门庭若市，万病云集。那些大医生他拿着听诊器，在病人的胸上突、突、突的叩了三数下，就算检查清楚。接着便注射、给药、收钱，说了一声“明天再来注一针。”就算大功告成。

以前的中医，看病时要望、闻、问、切，然后才开药方。并在药方上写下对病情诊断的结论。病者可拿这药方去给别人参考，认为适合才去药铺买一二帖药来碗半煎七分。

目前，其他的文明国家，西医也只有诊断的责任。诊后写下病情及开出药方。就只有这里的医生包开药方，还有兼亲自注射的，可算是招待周到！

生病的人不知注的是什么针，吃的是什么药！回到家里，等待着明天再去注一针。

一针注了又一针，很多生病的人，自己还不知患上了什么病。（司马攻，2001:69-70）

正话反说属于辞格理论中的语义对立类辞格，其核心是故意让表达的字面语义与真实意图相反，通过语义与意图的反差制造张力。这一辞格的运用既能避免直白表达的生硬，也能突出作者的真实态度。在杂文语言中，由于反语辞格蕴含“言外之意”的巧思，故可以增强表达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如文中的“招待周到”一词，便构成了典型的语境逆反差幽默，这一反差内含两重语义，一是对职业属性的偷换；二是对服务本质的倒置。“招待周到”本是典型的商业领域话术，但司马攻在这里却用来形容医疗行业，将“包开药方”“亲自注射”都冠以“招待”之名。这暗示了医生在职业角色上，从治病救人的诊疗者异化为了商业服务的提供者。且诊疗过程的“周到”也并非出于真正的医疗关怀，而是被扭曲后的商业服务。这种商业服务表面看似是一站式贴心，实则是一种垄



断性质的牟利链条。司马攻通过“招待周到”一词，消解了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将医生的职业属性偷换，使其从一名“医者”变成一名“侍者”。

此外，看似包揽开药、注射、收钱的“周到”服务，实则并不周到。这些“不周到”一是表现在诊断流程的简化。中医看病时要望、闻、问、切，然后才开药方，而这里的医生只是“拿着听诊器，在病人的胸上突、突、突的叩了三数下，就算检查清楚”，这一过程既没有详细的问诊，也没有诊断的记录，表现出对病人的信息封锁。且中医看病时会写下对病情的诊断结论，以方便病人当作参考，西医看病时也会写下病情，负诊断之责。但这里的医生“大多数是‘沉默寡言’，他们不向病人多看，更不满病人向他多问”。对患者而言，他们既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什么针，甚至连自己患的是什么病都无从得知。这种“暗箱操作”剥夺了病人最基本的知情权，故而表面的“招待周到”仅仅是商业套路的精致包装。

司马攻用幽默的外衣包裹住医疗行业的乱象，在错位的语义嫁接中，暴露出医疗行为被商业逻辑所侵蚀。文章没有直接痛斥医生的唯利是图，而是通过正话反说的幽默，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完成对荒诞现实的自主发现。这种“笑着”的批判，比直接的道德谴责更具穿透力，因为它让荒谬自己站出来说话，正如让骗子穿上燕尾服主持公道，其滑稽感本身就是最好的揭露。

#### （四）以同音错位，实现谐音幽默

同音错位是利用语言中字词的同音或近音关系，打破语义的常规逻辑，在错位的联想中实现诙谐滑稽的表达效果。这种方法往往将批评、讽刺包裹在笑料中，譬如司马攻在其杂文《左一首右也一首》中，便以同音错位的幽默语言，巧妙讽刺了旧体诗也有低劣之作。文章如下：

新诗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冷嘲热讽！六十年来，新诗是在笑骂中成长起来的。到了现在还有人对新诗有所怀疑，也有很多人一提到新诗就怀念起旧体诗来。

其实旧体诗也有不好的，现在举一则笑话来证明一下。

古时有一秀才他出外游玩，天晚到一佛寺投宿，寺里的主持推说不便，秀才就表明身份，说他是秀才兼诗人。这位主持是个诗迷，一听是诗人到来便答应秀才在寺里寄宿，不过有个条件，要求秀才作诗二首。秀才也就答应了。主持大喜，并以酒肉相迎。

秀才睡到半夜，因吃得太多，肚子痛了，就要拉屎。一时间找不到便桶，便在殿前的大石香炉上大泻起尿来。

这位秀才是白腹秀才。他哪会作诗！第二天一早悄悄地就要溜走，怎知在路上遇见一个小和尚奉主持之命前来讨诗。一见到秀才就问：“秀才，你的诗呢？”

“诗啊… 诗… 诗就在香炉里。”秀才边说边走离佛寺。

小和尚到石香炉去拿诗，人矮香炉高，蹬起脚来，伸左手向香炉里取诗。一捞，捞到了一手屎。又将右手伸进去摸诗，也是捞到满手屎，他哭丧着脸来见主持。主持急急地问：“诗呢？诗在哪里？”

小和尚伸出左手来说：“左一手。”接着又再伸出右手来：“右也一手。”

这两手（首）屎（诗）一显出，老主持差点就要昏倒。

由上面这则笑话可以知道，昔时的旧体诗也有写得不好，使人讨厌的，所以才有人以笑话来挖苦那些不像样的诗。（司马攻，2001:147）

在辞格理论中，同音错位属于语音关联类辞格，它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实现语义跳转，构建起从表层语音到深层语义的联想通道。在接受美学理论的视角下，语音的关联性可以降低文本的理解门槛，语义的错位可以打破读者的阅读预期。因此这种谐音辞格的运用，既贴合杂文本身的轻松基调，又让抽象哲理的传递摆脱枯燥生硬。同时，谐音辞格还能读者预留充分的解读空间，从而激发读者的主动参与意识，促使其深入挖掘文本深意，最终实现易于理解、富有乐趣的阅读接受效果。该文中出现了两处同音错位，一是“诗”与“屎”的错位；二是“首”与“手”的错位。两处同音错位的运用以幽默的方式解构了旧体诗的绝对权威，展现出“寓庄于谐”的创作智慧。

当秀才谎称“诗在香炉里”意图蒙混过关时，小和尚却在香炉中寻到了两手“屎”，这一谐音错位旨在制造雅俗之间的戏剧反差。在传统文化中，“诗”是文人精神的载体，承载着“言志”“载道”的崇高使命。但在这里，司马攻将“诗”与“屎”强行绑定，用生理性的低俗关联文化符号的神圣，在语音混淆中暗讽了某些旧体诗徒有虚名、内容空洞，如同“文字排泄物”。

后续小和尚向住持禀报时的“左一手”“右一手”，体现的是量词与身体部位的语义错位。文章表面看似在描述诗作的数量（首），实则是暗指双手沾满粪便。而沾满粪便的双手既是对旧体诗形式主义“为作诗而作诗”的讽刺，也代指即便勉强凑出“两首”，也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文字粪便”。

司马攻通过同音错位的方式，制造双重语义夹层，将错位幽默推向高潮。这种同音异义的喜剧冲突不仅包含了“诗”与“屎”的雅俗碰撞，还体现出“首”与“手”的虚实转换，使文章既在含蓄中讽刺了部分旧体诗质量不佳，又将观点于诙谐中自然渗透，有效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与思想穿透力。

## 结语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司马攻的杂文语言兼具简洁明快与幽默风趣两大特质。其简洁明快的风格主要通过四种语言策略构建：以具象传情达意、以金句凝聚智慧、以俗语阐释哲理、于简笔中暗藏深意；其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质则依托于夸张变形的笔法、一语双关的机锋、正话反说的巧思、同音错位的妙趣四种策略。在杂文创作中，司马攻语言策略的运用暗含修辞学的辞格理论与接受美学思想，他秉持“简笔立骨，繁笔生肉”的创作理念，以凝练的文字承载深厚的反思；同时，他将犀利的批判与讽刺融入幽默的表达中，于嬉笑怒骂间传递出对世界独特而清醒的认知。

## 参考文献

司马攻. 踏影集. [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90.

司马攻. 冷热集. [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2001.

向忆秋. 中国大陆泰华文学研究三十年的进程、特色和问题[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8, (01): 107-112.

孟丽. 论司马攻文学创作的“新”与“变”[D]. 厦门大学, 2020.

周新心. 司马攻文学成就初探[J]. 华文文学, 1994, (01): 41-44.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WEI HAO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M. Ed.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arakiet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b>Address (地址) :</b>
	Bang Chalong, Bang Phli, Samu Prakan, 10540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LI YINSHENG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PH. D.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P.R.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Teaching Chinese to the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b>Address (地址) :</b>
	NO. 100 Daxue RD, Nanning, Guangxi, P.R. China. 530004.

